

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和合之境

——
中国哲学与21世纪

李振纲
方国根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合之境:中国哲学与 21 世纪/李振纲,方国根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

《东亚哲学与 21 世纪》丛书

ISBN 7-5617-2383-0

I. 和... II. ①李...②方... III. 哲学思想-中国-
影响-文明-西方国家-研究 IV. K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689 号

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东亚哲学与 21 世纪》丛书

和合之境

——中国哲学与 21 世纪

著 者 李振纲 方国根

责任编辑 夏 玮

责任校对 乔惠文

封面设计 高 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发行部 电话 021-62571961

传真 021-62860410

http: //www. hdsbook. com. 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0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2 月第一次

印 数 3500

书 号 ISBN 7-5617-2383-0 /B·142

定 价 16.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总 序

张立文

世纪之交和千年更迭，是时间性的称谓，原为人的设定。它在约定俗成后，时间的确定性就是无疑的了。随着时间的进展，特别是面临此千载难逢的时机，它对于世界一些地区 and 人民来说确实是激动人心的，但对于另一些地区 and 人民来说心情却是沉重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千年千禧与千难并存，机遇与危机相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天地间万事万物，总是冲突融合而和合。

东亚无论从地缘政治上看，还是从哲学思想上看，都是一个充满着多元冲突融合的地区。这个地区由于其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既存在着东亚的文化，亦存在着文化的东亚。作为东亚文化和文化东亚的核心的东亚哲学和哲学的东亚，两者的所指既同又异：同是指其哲学和合体；异是指其各有其侧重点。从作为哲学和合体的东亚而言，传统上是华夏文明为中心融突和合而构成的，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哲学共通性和哲学精神的共识性。

公元前3世纪到3世纪，华夏文明以儒家学说为重心以及稍后的中国化佛教哲学和中国的道教哲学，传入朝鲜半岛而后传到日本列岛和越南。被传入国依照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来理解、诠释、接受、改造华夏文明的儒释道文化和哲学，融突和合而化育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和哲学。比如作为朝鲜传统民族精神特征的

“花郎道”，是中国儒释道文化思想和朝鲜传统文化思想的融突和合。花郎道又称风流道、风月道。产生于新罗真兴王时，花郎道的思想精神意蕴是“世俗五戒”，其内容是“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作为花郎徒的修养要义与实践准则。崔致远在《鸾郎碑序》中说：“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包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花郎道是儒家孔子之忠孝，道教老子的无为不言，佛教的善恶观等的融突和合。日本是“和魂”与“汉才”的互相冲突融合，其后吸收汉学，即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文明和合而成日本文化和哲学。融突和合是中、日、韩三国文化和哲学生生不息的主要形式和生命智慧之所在。

朝鲜半岛在高丽末传入中国的性理学（或称宋元明理学），特别是朱子学，经朝鲜李朝学者群体的解释和阐发，而成为朝鲜的朱子学，这是中国朱子学与朝鲜传统文化思想融突和合的结果，而被作为李朝的官方意识形态。13世纪初，宋学著作已渐传入日本，朱熹的《中庸章句》抄本署有正治二年（1200年）大江宗光的识语。朱子学由日本学者群体的解释、发展，融突和合形成诸多学派，在德川幕府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宋明理学（或称性理学）在与朝鲜、日本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冲突融合中，形成朱子学各派（如朝鲜李朝的主理派、主气派、折衷派等；日本的客观经验理派、主观道德理派，或称主气派—知识主义派，主理派—精神主义派等）。这种多元的融突和合与融突和合的多元，使哲学东亚与东亚哲学呈现绚丽多姿、生机盎然的生命力。

这种情境一直延续下来，19世纪，东亚各国先后都面临着社会转型的冲突，这次社会转型的政治改革，唯日本获得了成功，中国和朝鲜的维新变法（中国的戊戌变法，朝鲜1890年自上而下改革）均失败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逐渐走上对外侵略、扩张、掠夺殖民地的军国主义道路。他们对一衣带水的朝鲜和中国，采取殖

民侵略政策，朝鲜半岛在 1910 年后沦为日本殖民地。从 1931 年到 1945 年日本发动了大规模、残酷的侵华战争，在中国实行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细菌战争和“三光政策”。为了美化侵略战争，作为日本精神的“大和魂”被当时的一些哲学家所大肆鼓吹，成为侵华战争的精神武器。在这种情境下，多元冲突融合而和合的哲学东亚与东亚哲学，遭到了致命的破坏。

二战以后，东亚又面临着社会转型的冲突。这种转型是指社会结构状态的转换，换言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尽管东亚各国转型的速度、深度有异，但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却是共同的趋势。有异，表征着东亚各国之间及其内部存在着磨擦与冲突，而给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共同，指东亚各国不仅面临着共同化解人类所遭遇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文明之间）和五大危机（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的和合发展，而且，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东亚经济发展愈来愈需要区域合作，以及在保护环境、防治疾病、打击犯罪集团等方面合作的加强等。在这种全球化意识推动下，唤起了“东亚意识”的觉醒，随之而来的是“东亚哲学”的不断觉悟发展。

“东亚意识”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经世意识、反省意识、批判意识和反霸权意识，概言之，其实质是融突的和合意识。融突和合是中国、印度、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人类现代社会和平发展的基本趋向，也是东亚地区当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现代人对于信仰、言论等自由的基本权利的企求，现代社会对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律制度等健全、完善的需求，都体现了一种对于和合精神与和合原则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原则作为一个总体性原则，实是从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现实需要中自然流露出来的，是世界各族人民要求和平共存，各种族和各国家要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因此，和合原则应当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共识。这种共识使东

亚传统多元融突和合的文化和哲学的断裂得以延续，其传统的弊端得以修正和化解。

东亚哲学与哲学东亚作为东亚的多元化意识的提升，其底蕴是融突和合哲学。和合学的理论公设是元素差分，结构整合，中介转换，功用择优和反演流行。和合哲学的生命智慧和本真世界，是三维立体结构：一是以地道柔刚为象征，以物理实有为内涵的和合生存世界；二是以人道仁义为表象，以伦理价值为核心的和合意义世界；三是以天道阴阳为表征，以名理逻辑为枢纽的和合可能世界。这就使哲学知识论、人学价值论和符号逻辑学达成融突和合。

基于东亚哲学的融突和合，“观”人类 21 世纪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人类可通过最低限度的共识而获得五大中心价值或五大原理，即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来融合种种冲突和危机。

东亚哲学与新千年问题的研究，之所以选择和合学作为东亚哲学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基础，其主旨是在于这一理论能让人们有效地化解研究对象，还在于它契合东亚的历史与现实，而具有可行性的目标。在新千年，东亚的融突和合哲学发展的现实条件将越来越充分，其活动空间将越来越拓展，其实现的机遇将越来越多。

《东亚哲学与 21 世纪》丛书，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朱杰人教授的支持，陈丽菲副编审和其同仁的具体指导及审稿，颇费心力。我谨代表课题组成员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目 录

总 序	张立文
绪论：珍惜生命 热爱和谐 ——21 世纪的文化价值观	1
第一章 21 世纪的生存世界	16
一、世纪末的忧患	16
二、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24
三、“天人合一”哲学与可持续发展	33
四、“人类中心论”的超越与扬弃	50
第二章 未来思维方式的转换	62
一、两种“传统”的追溯	62
二、人类精神视野中的两个世界	68
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突和合	74
四、人文精神向科学的渗透	81
第三章 21 世纪的人学与价值观	88
一、人性——哲学的追问	88
二、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分化与整合	102
三、寻求全球化中的“普遍价值”原则	115
第四章 “异化”与中国人文精神	126
一、人类自我异化的必然性及其历史作用	126

二、传统人文精神与宗法人伦的异化·····	132
三、在中西文化互补中扬弃“异化人伦”·····	148
第五章 个人与社会的和合·····	155
一、人的本能、个性与社会秩序·····	155
二、个人利益与社会公正·····	159
三、人的情感与社会效率的统一·····	162
四、和谐与竞争的新境地·····	166
五、群体意识与个体精神的和合·····	172
第六章 化解过渡时代的文化冲突·····	180
一、过渡时代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二重化”·····	180
二、小农意识与商品经济的冲突·····	185
三、等级观念与民主政治的冲突·····	191
四、封闭意识与开放社会的冲突·····	197
五、道德人本主义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冲突·····	204
第七章 现代人格与价值矛盾的克服·····	212
一、二重人格：矛盾的现代中国人·····	213
二、文化错位与心态失衡·····	220
三、意义的失落：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迷惘·····	227
四、现代中国人的道德困境·····	235
第八章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和合转生·····	244
一、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文化怪圈”·····	244
二、反传统与传统·····	254
三、在文化矛盾交叉点上的现代新儒家·····	262
四、传统与现代的理解沟通·····	271
第九章 走向和谐——21 世纪的哲学期待·····	279
一、哲学的世纪末·····	279

二、和合之思：古典人文精神的现代诠释	286
三、“文明冲突论”驳议	294
四、全球化中的中国和合精神	300
参考文献	308

绪论：珍惜生命 热爱和谐

——21 世纪的文化价值观

再过不了多久，人类将共同进入 21 世纪。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将携带着以往全部文明成果和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开辟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新纪元。当世纪之交，逢贞元之会，人类不能不站在一个新时代、新理论、新思维的起点上，反省、总结 20 世纪两次震撼着人类心灵的世界大战以及世纪末冷战向后冷战转化时期的风云变幻，以寻求 21 世纪人类及人类文化的命运。世界上不少有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思想家、政治家、谋略家也因之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思考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21 世纪的人类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合理，更美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价值体系之间，应以什么样的新原理、新原则来建构新的关系，新的秩序，使人类得以更加合理地生活和安身立命？

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历史开新运，为人类致太平，始终是哲学的宗旨，也是哲学家和每一个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天地是自然的存在，它有规律而没有精神。人作为天地间万物之灵，灵就灵在具有精神。人生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人的精神实际上也就是宇宙的精神。人通过学习和修养，使道德理性日渐通

明灵应，使认知能力日见尖利锐敏，这种精神意力的扩充过程，就是在自觉地为天地立心。西哲康德有言，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中国先哲亦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都讲的是人为天地立心。世界有了人，才有了精神；有了精神，天地万物才有了“意义”；天地万物有了“意义”，自然史才发展为文明史。

有了“意义”的追问，人道才有了高于天道的内涵。天道是自然的法则，它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别，没有真假善恶之分。人道是当然的法则，而所谓“当然”指的是“理所当然”。人类按照自然之性、必然之理去安排自己的生活，谓之合理；合理的即是理所当然的。相反，人类违背自然之性、必然之理去妄行苟作，谓之背理，背理的即是理所不当然的。我们常言，人是有理性的存在。何谓“理性”，理性就是化理成性，因道立德的自觉性。化理成性，指的是因天道之必然立人道之当然；因道立德，指的是顺天命之常则尽人类之义务。以我们之见，人之所以为人者，就在于人有“理性”，能够洞明万物之理而行“理之所当然”。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理”呢？“理”有形上形下之分。形下之理，指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与规律，它是科学研究之对象，为工具理性所认知；形上之理，指宇宙万物所本所体的普遍法则，它是哲学求解之对象，为价值理性所依托。人类的理性固然要求解形下之理，以满足工具理性“辨异”之要求；人类的理性更要求证形上之理，以满足价值理性“会通”之圣义。工具理性是人类谋生致用之手段，价值理性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根据。哲学作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立命之学，其根本宗旨在于穷神知化，明体会通，为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寻求一终极价值归属。所以，哲学当以证解（体证玄解谓之证解）形上之理为根本要义。

《易》曰：形而上者之谓道。形上之道即万物所本所体的“和合”之道。一部《易传》，千条万绪，无非究明此理。此“和合”二字，极平常而又极深刻。万物存在发展，无不是天地和合之德的呈现，故曰极平常；而和合之道，至健无息，恒转如流，其变万

殊，其几至赜，贯通隐显，为万化真源，不深味玄悟，难穷其玄奥，故曰极深刻。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看来，宇宙是一个有秩序、大和谐、生生不息的生命整体。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荀子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宇宙和谐生生的大生命即是“道”。道不是一个静态的，抽象的，超绝于万物之上或冥藏于万物之后的原则，而是贯通天人、涵摄万有、体用不二、动静无端的生命本体。它既存有又能动，既是实体又是法则。就其客观绝对，无声不息，为吾人与万物所同具之本体，则谓之“天”；就其于穆不已，流行不息，则谓之“命”；就其为万物同体而共由，则谓之“道”；就其内在于万物，则谓之“性”；就其为吾人生活与实践之主宰，则谓之“心”；就其为万化之真源，则谓之“仁”；就其不可至诘，为万物存在之第一因，则谓之“极”。一句话，智不能周洽万物，穷神知化，深解玄悟万物之生命真源则不配言玄学或哲学，因为哲学不彻悟本体，证解绝对，则不能成为立命之学。对此中奥义，一代奇哲“漆园老人”熊十力已言之在先。他一生创论，以穷究“玄学的本体论”为要旨，甚至认为哲学就是本体论。指出：“盖哲学之极诣，在识一本。而此一本，不是在万殊方面，用支离破碎工夫，可以会通一本也。科学成功，却是要致力于支离破碎。……所以于科学外，必有建本立极之形而上学，才是哲学之极诣。哲学若不足语于建本立极，纵能依据一种或几种科学知识出发，以组成一套理论，一个系统，要其所为，等于科学之附庸，不足当哲学也。”^①在熊先生看来，科学的真理与玄学或哲学的真理根本不同。不懂得人的生命本体和道德主体，仅仅依据一种或数种科学去解释宇宙万化之本，生命之源，则未免是以管窥天。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哲学作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学，不彻悟本体，见体求通，就不能为天地万物的存在、为人生的意义安立一绝对的价值依托。

① 《印行十力丛书记》第2页，见1947年湖北十力丛书本《新唯识论》卷上。

也就是说，哲学如不能“见体”，宇宙论只能认识现象，流于浮表，而不识万化之源；人生论无有归宿，不能参究生命本性，从有限的生活内容中体证无限；道德论无内在根源，只能成为一种外在的法规，而不能成为激发人生向上的内在的精神动源。

二

哲学之极诣在于透悟本体，而本体即和合之道。所以哲学所穷究之理不外是贯一多，通天人的生命之理。既然“和生”是宇宙之本然，天地之自然，万物存在之必然，那么，具有精神的人类，其存在、其生存所应当遵循的“当然之则”理应是珍惜生命，热爱和谐。此处所谓“理应”二字，宜深玩味。明乎此二字，便明白或觉解了人道的最高的价值原则（至善），即“珍惜生命，热爱和谐”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某一个人主观妄加的，而是根据天道本然之体、自然之性、必然之势而推导出来的。因其是绝对真理（至真）的要求，所以是绝对的义务（至善）。这种义务内在于人而又上本于天，所以是一种内在而神圣的义务。此种义务之所以绝对和不可推卸，就是因为它是“理所当然”的。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具有理性，能够洞明事理，按照“理”去生存和发展。反之，如果我们人类生在宇宙中，禀赋着宇宙“生生之理”而有了性灵（生命），仰赖天地之资源而生活，呼吸着空气，沐浴着阳光，浸润着大自然的风花雪月，而不去珍惜生命，热爱和谐，回报天地万物之恩惠，这样岂不成了受父母养育而不报父母之恩的不肖子孙吗？我们还配称“理性的存在”吗？我们自诩为“万物之灵”，又灵在哪里？

人类具有理性，能够按照“理性”去生存和生活，这是我们人类高于物界的本质特征之一。既然宇宙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生命系统，我们也在这个生命系统中，而且居于核心的地位，那么我们就理应热爱和谐，珍惜生命。宋代哲学家张载有言云：“乾称父，坤

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第十七》）这种以天地为父母，以民物为同胞朋友的胸怀，即孟子所说的“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圣人境界。有了这种精神境界，就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心悲愿，就有了热爱和谐，珍惜生命的大情感，就有了古圣先贤一贯倡导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明通公溥，成己成物，中和位育的生存大智慧。这种境界和生存智慧，一言以蔽之，即孔子所说的“仁”，我们谓之和合之德。程明道言仁曰：“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明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二程遗书》卷二上）生之谓仁。此“仁体”主观地说便是心体，客观地说便是性体，超绝地说谓之天道，内在地说便是德性，浑括地说便是本体，亦即和合之道。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之德目。识得此仁，以诚敬存之，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久之心体明彻朗润，顿觉宇宙内事便是吾人性分中事，吾人性分中事也即宇宙中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吾心与天道冥合无间，此道与物无对。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诚乃识仁见道之言。

对于宇宙的和合之道，或曰宇宙的生命本体（仁），宋明新儒家多能言之以口，体之以心。他们有时以本体言仁，有时以心体言仁，有时以性体言仁，随境立言，各有方便，但把宇宙看作是一个有生命大和谐的存在，是他们的共识。明道《识仁篇》云：“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此直演《易》“元者善之长”之宏深义理。《易》以“生生”为天地之本，万化之源，并以乾健坤顺中和之德阐扬大化之道，开中国生命宇宙论哲学之先河。宋明之儒复将《易传》之

生命宇宙论哲学与心性论上下打通，直将心体与性天在义理上接合为一。横渠言以己之心合天心，“大其心”以体天地万物；明道言“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逮至王阳明作《大学问》，直令人反诸其内在的渊然而寂、恻然而感之良知仁体，而天地万物一体之实，灼然可见。阳明云：“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惊鸣觳觫，而必有不仁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大学问》）阳明子之言“明德”亦即良知本心。它是天地和合之生命本体在人心中的禀赋，就其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而言，谓之仁。仁在天即宇宙和生之理，在人即昭灵不昧、泛爱万物之心。此心即道德本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德性。阳明之后，承续师门的钱绪山、王龙溪、王泰州无不直指本心之仁证会圣学入德之津。

宇宙和合之理是中国哲学家致力探究的一贯之道，也是中国古代哲人对宇宙万物存在本质的一种根本性见解。这种生机论宇宙观和人生哲学长期以来滋养了中国人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悲天悯人的意识，教会了中国人懂得热爱宇宙中的和谐，珍惜大自然的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古代中国人不以敌对态度加以贪婪的掠夺和宰制，而是怀着某种泛神论的情调交友游乐于大自然的怀抱中，甚至达到忘我的境界。中国文学史上那多不胜数的山水田园诗，正是在这种境界中诗人对宇宙生命的和谐与大自然生命之美的赞叹与歌吟。陶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

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这里不存在天人的对立，只有心物的交融。诗人的心灵与菊、山、飞鸟达到了真正的水乳交融，亲密无间。诗人从他的庭园悠然窥见天地大宇宙的生气与节奏而悟入忘言之境，此中欲辨忘言的“真意”即大自然所表现的天地和合之道。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使中国人习惯于从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中感悟生命的意义，从心灵的深处直觉天地万物的和谐与宇宙生命的律动。天与人的和谐滋养了中国人对艺术的敏感和对哲学的崇尚。在中国古典主义人文传统中，诗歌、绘画、哲学的本质是相通的，都是赞美生命，追求和谐。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东方生命哲学和仁爱精神教会了中国人理解、同情和关心他人。以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原则处理自己与他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其实，东方圣人与西方教主心有同揆，入世哲人与出世哲人情同理同。大凡一切哲学家、宗教家和关心人类命运的政治家都有对人类的至爱与悲悯。孔子倡明仁教，墨子实践“兼爱”，释迦叮咛“慈悲”，基督昭示“视人如己”，都是在劝勉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不仅要爱己，而且要爱人，推而广之，还要把爱的情感普及于天地万物。王阳明在诠释《大学》“明德”、“亲民”的理念时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德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天下平，是之谓尽性。”（《大学问》）“明德”即是天命之性，是天地和合之道在人心灵中的存主。有了这种浑然

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情感，人类才有伦理秩序和社会责任，人的生活才能超越动物本能而具有善的意义。

从生理本能而论，人类的生命比植物、动物要脆弱得多。就体力或体能而论，人类力不若牛，走不若马，灵活不若猿，凶猛不若狮，而何以人类能够延续其生命而经久不衰，且益演益强呢？原因在于人能够“合群”，即和合之道结成社会以维持种的繁衍和生命的延续。而合群之道来自于人的智与情。人的智慧能够洞明宇宙和合之道，懂得在“和谐”中与万物共存共荣对于维持人类自身生命存在的重要性。人的情感能够将人与人、家与家、族与族胶粘在一起，使孤独者得到体恤，柔弱者得到关怀，贫寒者得到赈济，危难者得到扶助。情感对于人类生命的繁衍，其力量远远大于知识。无私的情感使人类聪慧、善良、富于对同类乃至异类的理解、同情、宽容和关怀。人类之所以伟大，人道之所以庄严，社会历史之所以有希望达于至善至美之境，究其本原就在于人类生命中那一丝永不熄灭、永不枯竭的情。

生命在于和谐。当我们人类即将迈入 21 世纪的时候，要时刻记住这样一个常识性的真理。忘记了这一点，意味着人类对自己本性的迷失。人类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是追求幸福。什么是幸福？幸福是按照理性去生活。按照理性去生活就是循天地必然之理，遵人道当然之则，按照“理所当然”的原则去生活。“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命是宇宙的本体，而生命的本质在于和谐。人之生命是天地大生命的发端处。让万物各因其自然之性而达其生，也就是使万物各得其理之所当然。人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首出万物之上，理所当然地应担负起参赞天地化育万物之使命。我们人类的生命与天地之生命息息相通，人之性即天之命。参天地之化育是根于人性的义务，我们这样做，就是扩充或实现我们人类的本性；反之，如果我们不尽自己的义务，那就意味着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本性。忘记了自己的本性就是人性的迷失。人类一旦失道而不德，迷失了自己的本性而不知返，岂得为人乎？